

涓滴细泉
流泽人心

张希

每当我路过匡亚明楼，总会驻足凝望楼前静坐的塑像。先生目光如炬，仿佛在牵挂着这片他亲手耕耘过的学术沃土。塑像身后这座以先生命名的楼宇，不仅诉说着吉大人对老校长的深切怀念，更承载着一神穿越时空的精神。

我曾曾在吉大学习十年，又工作十年，但遗憾的是我与匡亚明校长并没有任何直接交往。1986年秋，匡校长回校参加四十年校庆，时任校长伍卓群向他赠授“功昭校史”牌匾，师生校友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我属于鼓掌最热烈的学生之一。匡校长和唐敦庆校长谈笑风生地由鸣放官走出来，这一幕永远地定格在许多吉大人的记忆里。当我再次回到母校工作，可以接触到珍贵的校史资料，了解了更多匡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。在学校人才工作会议上，我曾引用匡校长1955年全校大会的讲话：“学校没有校长可以，没有教授就办不成了；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”。我也经常与同事们分享匡校长“三顾茅庐”诚聘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来校执教的故事。匡校长把省里分配给他的一栋小楼“柳条路1号”让给于省吾先生居住。这是吉大校史上一段请才敬才的佳话，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遂成为了学校的优良传统。实际上，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并无捷径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一流的师资，培养一流的学生，并以一流管理服务为保障。

匡校长的许多故事被学校师生们编演入原创话剧《先生北上》，让他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新时代的

师生面前。为了让观众产生共鸣，编剧在叙事时有时会采用一些艺术加工，比如时空倒叙等手法，但其中的大叙事都有具体校史支撑。如，在困难时期，因物资匮乏，师生们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。特别是一些教学、科研任务较重的老师，纷纷出现身体浮肿的情况。匡校长以研讨学校工作之名将老师们请到学校的农场，“强迫”他们休息几日，补充一点营养。匡校长做事既讲原则又讲方法，类似的故事贯穿了他的一生，不胜枚举。我曾专门邀请匡校长的儿子匡榕榕同我一起观看话剧，他对话剧有很高的评价，认为饰演他父亲的演员既形似又神似，还特意提醒演员：我的父亲个子很高，直至晚年也身姿挺拔。我想，挺拔的不仅是他的身形，更是一种精神风骨。

我读过《匡亚明传》初稿后，才相对完整地了解了匡校长传奇的一生。他本是热爱学习的进步青年，但在容不下安静书桌的时代，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虽九死一生，但无怨无悔。在他主持《大众日报》时，以笔为犁，唤醒民众。“党的立场，群众的报纸”，他当年倡导的办报宗旨可以说具有历史的远见与穿透力。那时他是《大众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，全面主持报社的工作，但也是“总主编”，集记者、编辑、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于一身的他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。为了让一篇社论既能准确反映党的政策，又便于各界群众理解，他常常反复修改，打磨润色，甚至有时推倒重来。他对写作的态度生动诠释了“重写是写作的真谛”。

匡校长晚年致力于古代思想家的研究，成就卓著，如出版了《孔子评传》专著，指导出版了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。他一直秉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孔子思想，对于孔子思想中的学习态度、学习方法、学习规律等至今闪耀光芒的部分，主张要继承和发扬；对于含有人民性、进步性的内容，主张扬弃其封建外衣，吸取和借鉴其合理成分；对于一些封建残余思想，坚持予以严肃批判和肃清。历经时代变迁，匡校长能够始终如一坚守孔子研究“三分法”，实在是学人本色。

我是《匡亚明传》编写的倡导者，同时也是第一读者。第一读者意味着我可以先睹为快，同时参与了此书的校对工作。在阅读初稿时，我提出了5条较大的修改建议，以及需要斟酌和笔误50多处。在与作者们一起讨论后，均一一做了修改。我深知只有准确讲述匡校长的故事，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，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
我相信，每一位翻开这部传记的读者，你们都将读到一位革命家、教育家波澜壮阔的人生。匡亚明先生的身影虽已远去，但他亲手点燃的灯火，长明在吉大和南大的校园里。这灯火，曾点燃了江南秋收起义的星火，辉映过《大众日报》的铅字，更融入了两所大学的基因，化作一种永恒的精神气象：心系家国、求是创新、尊师重教、砥砺前行。

愿《匡亚明传》如涓滴细泉，流泽人心。

（本文为《匡亚明传》序言作者：张希 吉林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）

致敬“大先生”

——《匡亚明传》创作前后

本报记者 李亚东 李开宇 刘晓娟



匡亚明在吉林大学

一段人生。而在这本书里，我们要还原的，是一个完整的匡亚明——信仰坚定的革命者、笔耕不辍的宣传家、懂教育的‘大校长’、有风骨的‘大先生’。”

“刚接到任务的时候，真是忐忑不安，千头万绪。”回忆起立项之初的情景，档案馆副馆长荆晶回忆：“当时就想走一步看一步，先沉下心来一点一点地收集资料。”

可让荆晶没想到的是，一路下来，竟会有那么多冥冥之中的安排。

寻访：“我们挖到宝了！”

写一个人，就要了解他走过的路。

2024年5月，编写组兵分四路，循着匡亚明一生的足迹——早期革命阶段、大众日报社时期、主政吉林大学、主政南京大学——分赴江苏、上海、山东、陕西，寻迹溯源。

调研之路，远比想象中艰难。

每到一地，不管多远，他们都会遍访当地的档案馆、史料馆，结果却令人大大失望：不是史料太久远，无从查找，就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，无法查阅。尤其是对于匡亚明早期在山东、陕西的经历，更是毫无头绪。十几天的奔波，有人脚磨出了泡，有人急得上火吃不下饭。

就在大家因任务受阻一筹莫展之际，转机，却在猝不及防间出现了。

一天上午，董汉良接到荆晶的电话，听筒那边传来的不是沮丧，而是她抑制不住的欣喜：“馆长，我们找到宝了！”

这个“宝”，叫作岸青，大众报业集团社史馆馆长，她已默默筹备《匡亚明传记》十几年，手中珍藏着近十万字匡亚明早期经历的珍贵史料。

原来，屡屡碰壁后，通过匡榕榕的引荐，荆晶所在的调研组在山东济南见到了于岸青，一聊才发现，遇到了“知音”。于是，双方当场约定——携手合作，完成共同的心愿。

无独有偶，南京大学调研组也迎来了幸运的邂逅——他们遇到了匡亚明学术思想的研究者、南京大学博士生杜淑惠。这位年轻学者，在后续“评传丛书”章节的创作中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。

就这样，2024年至2025年近两年时间里，四个调研组怀揣对历史的敬畏、对先生的景仰，为了找到最翔实、最充分的资料，足迹遍及南京、上海、丹阳、宜兴、济南、延安等地，密集调研了近30家相关单位和历史旧址。重点聚焦匡亚明的关键史料，系统收录、整理了大量反映其成长轨迹、求学经历、革命生涯、新闻宣传实践、高等教育理念的珍贵文献，为这部

传记的顺利出版，做好了准备。

创作：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

12个章节，47万字，百余张图片，历时近两年时间。

直到这本传记摆在面前，编写组成员依旧难以置信：这么精美的一本书，真的是由我们撰写的吗？

“最初为了降低难度，我们计划出版一本以图片为主的传记。”董汉良笑着说：“没想到在来自四面八方共同努力下，我们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！”

编写组12个人，大多是写作的“门外汉”。

那段日子，每个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资料，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签；办公室的灯，总是逸夫楼里最后熄灭的那一盏；工作群里的消息，每天都在不停翻动——交流写作的点滴思路，分享新发现的细节，互相打气。

组员陆璐是一名“90后”青年教师，曾经在她眼里，“匡亚明”只是一个名字、一张照片。

“匡老的很多历史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”陆璐说，“但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却觉得又那么熟悉，因为我总想起走访中听到的有关匡老的那些小事。比如，每年大年初三，匡老都要带着自备的小礼物去看望不能回家过年的师生；把自己近万元的稿费全部捐给‘希望工程’，留下的名字却是‘一位老党员’。这些故事，虽未能写进书里，但却让我在创作的时候，时刻记得他是怎样的一人。”

档案馆副馆长李郎达是学理工科的，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，他翻看了多本人物传记，一点点揣摩传记的写作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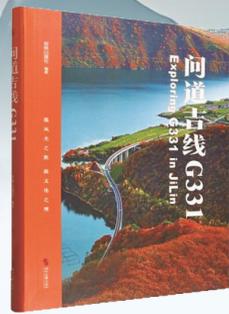
“在这么重要的历史节点，能参与为这位吉大奠基者、世纪‘大先生’立传，我感到无比光荣。”李郎达说：“创作之前，我们对先生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史书记载的功绩上。深入编撰后，通过海量一手档案、家属口述、老校友回忆，才真正走进了先生的内心世界，读懂了他的信仰、担当和执着。这本书不仅是回望匡老的传奇人生，更是触摸吉大80年精神根脉、汲取信仰与风骨力量的旅程，对每一位编者的身心都是一次洗礼，收获远超文字本身。”

传记最难的是写“人”，而非写“事”。如何避免写成简单的“英雄叙事”，让人物有血有肉？

“正视人物的人生波折。”董汉良坚定地回答。

董汉良说：“完美的英雄是虚假的，有遗憾、有挣扎的人物才更立体，更真实可信。读过这本书的人，会懂。”

“匡老一生历经风雨，遇到过阻力、艰辛，也有过未能实现的心愿、未能弥补的遗憾。传记中如实书写了这些不完美，这不是否定他的功绩，而是让读者明白——他的伟大，不在于从未遇到挫折，而在于历经磨难仍不忘初心；他的崇高，不在于没有软肋，而在于始终坚守底线、心怀大义。”

《问道吉线 G331》
吉林日报社 编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北方以北，朔风卷雪，古驿烽烟与边屯往事融入岁月长河，造就了东北独有的苍茫。然而，这片土地从来就不是寂寂的寒疆。这里有长白山天池这样的神奇造物，有东北古人类和肃慎、秽貊等东北古代民族延绵的文化脉络，更有东北抗联、四保临江、抗美援朝等红色记忆曾照亮山河，还有新中国建设热潮熔铸的铮铮脊梁。今天，东北辽阔的土地上，一条名为G331的边疆公路，穿林海、揽雪原，环拥山河。

2026年初，吉林日报社编著的《问道吉线 G331》正式出版。这本书将地理的壮阔、历史的厚重、人文的温度凝于纸页，像一把钥匙，解锁了G331吉林段公路的万千气象。翻开它，如同接过一份向北的邀约，沿着公路，便能邂逅东北的广袤与神奇。

G331吉林段如一条彩练，从集安的鸭绿江畔蜿蜒至珲春的图们江口。《问道吉线 G331》里的手绘示意图，把这条公路的轮廓勾勒得愈发清晰。书里说，这条公路是流动的风景诗，春有金达莱铺染山岗，夏有林海翻涌绿浪，秋有稻田流淌金黄，冬有雾凇晶莹闪烁。如果循着书中线索探访珲春的防川，就会感受到“一眼望三国”的辽阔不虚传——龙虎阁上远眺，图们江波光粼粼，俄罗斯的原野与朝鲜的村落隔江相望，风里都带着独特的气息。每到周末，游客们循着公路而来，只为亲身体验诗歌中所描写的“雁鸣闻三国，虎啸惊三江”。

沿G331向北，可访问无数历史的印记。《问道吉线 G331》就像一位老友，在耳边细细诉说着经年往事。在吉线G331北侧附近，通化县快茂镇西南3.5公里，坐落着赤柏松古城。赤柏松古城是一座汉代城址，是汉族与东北边疆各民族共同开发东北的重要实证。G331经过的长白山西坡，有一座讷殷古城。它是全国仅存的女真部落森林古城。锦江、漫江和头道松花江流域满语称“讷殷江”，满族先民建州女真讷殷部因世居讷殷江而得名。

笔者以为，在当前信息获取日益碎片化的当下，一本纸质书籍，仍然能为心灵“小船”的栖息提供一个平静的水面。《问道吉线 G331》，就像一条融汇百川的河流，将东北丰富的故事、人物和情感，聚集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。在书里，读者能看到，长白山的巡护员与东北虎为邻，红外相机记录下了虎妈妈带幼崽漫步山林的画面。在《路遇山河》《风物凝香》等篇章中，绵延山脉在句读间显现，长白瀑布透过纸页氤氲而出，有关满族先祖的传说与“闯关东”的故事在白山松水间延宕不绝。

G331公路还是一条绿色生态大道。这条通衢在吉林境内一路蜿蜒北上，串联起森林、江河等诸多景观。而该书的写作，能唤醒人们对生态的整体守护意识。书中有对长白山木帮文化的深挖，比如，山里的倒木是不能运走的，伐木留下的树桩是不能坐的，还有挖参、放排、淘金等等人和事。在该书的写作中，种种传奇都“活”了过来。

《问道吉线 G331》还对道路旁的红色遗迹进行了梳理。在编著者笔下，集安复兴村那片藏于密林的红色地标——抗联第一路军司令部遗址，成片的密营依偎着四季不冻的溪流，老岭会议旧址的青石板上，仿佛还带着杨靖宇、魏拯民等抗联先辈们踏雪谋划战局的温度。书中还有四保临江时的陈云故居、抗美援朝第一波的集安口岸、“冰雕连”走过的鸭绿江桥……过往的壮志豪情，已深深融入吉线G331的万里征程。

这本书还告诉我们，G331是守护家国安宁、护卫经济发展的坚实屏障。界碑旁的戍边人踏着G331的晨光巡边，用脚步丈量边境的每一寸土地。秋收时节，满载稻谷、玉米的粮车穿梭在公路上，从边境村落驶向全国各地——黑土地的馈赠，通过这条大道，稳稳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。红色研学队伍、自驾观景的游人沿着大道前行，文旅产业在沿线兴起。珲春等口岸的跨境电商，借着交通便利，让延边大米、长白山人参、帝王蟹等特色物产走出国门，跨越山海。大道旁的216个边境村屯，漾起温暖的人间烟火。

这本集“线路叙事、文化解码、价值书写”于一身的《问道吉线 G331》，在对所感所知的细致记录中，展示了东北大地的广阔无垠、厚重深远。它不仅仅是一条公路阅读指南，更是一曲写给山河与岁月的赞歌，一份引领我们重新认识北方、理解祖国山河的真谛邀约。

（作者：史册，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[新闻学院]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院长）

（原载2026年3月21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一份向北的文化邀约

读《问道吉线 G331》

史册